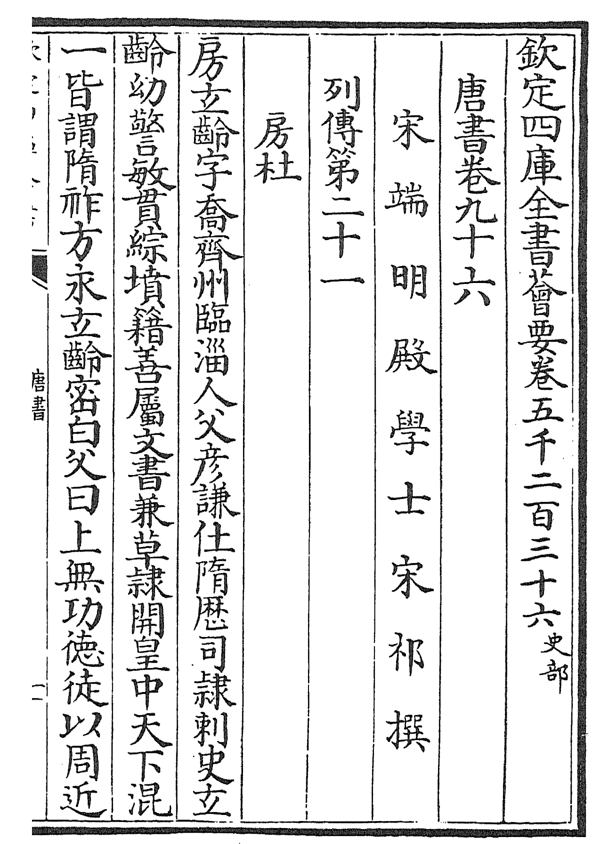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三十六 史部

唐書卷九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房杜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彦謙仕隋歴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

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
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
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
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
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
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
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
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

北道行軍記室叅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
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𤣥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
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
門人益親今我有𤣥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
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稾高祖曰若人機識
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
王有隙王召𤣥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
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恊判大

計累進陜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為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當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立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

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
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
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
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
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
妄訴邪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
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諜訟日數百豈暇求
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

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傜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㑹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為

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為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

數上書勸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于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

衞延陀鐵勒按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抜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絶其類恐獸窮則搏苟

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

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劒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寛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

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譲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讒還第黄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立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立齡敕子弟汎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立齡還宫帝在翠微宫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立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

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
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
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
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
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
直嗣
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
公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壻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

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無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杲有名周隋閒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内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合

德因補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從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為中郎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

三十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

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黄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從國萊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

容與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𤣥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率用𤣥齡策也葢如晦長於斷而𤣥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顔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驁構以累貶死嶺表

如晦弟楚客少尚竒節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譛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邮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因擢為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

仗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為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乃為王諂媚用事臣數言王聰睿可為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王貶爵暴其罪以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為雍州

司馬薦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諗房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並流越嶲王知其誣餉黄金三百兩及踐阼召為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言諸司文桉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諸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

而索椄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贏四十人後皆知名嘗曰邪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卿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

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椽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曰世充愎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荅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為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如晦五世孫元頴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數從使府辟署稍以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歎吳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勲員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頴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甫再朞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爲御安福門臨餞敬宗驕僻不君元頴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

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饑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為蠻內覘戍備不修太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巂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為鄉導遂入成都已傳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郛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

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官屬崔璜紇干臬盧并悉奪秩分逐之元潁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元潁與李德裕善會昌初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弟元緯終太子賓客元緯子審權

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為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為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

師掎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
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
太師謚曰德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
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内寢
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
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
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子讓能字羣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爲推官以長

安尉為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鄴牛蔚二府稍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按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緩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平縣子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黄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褫紳為靮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

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毁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遺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茍免臣之耻也帝次褒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熅即偽位彊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摶手無它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

侍郎從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汙偽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劵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寖彊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為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詒書讓能詆責以為助守亮為

亂抑忠臣奪己功其言醜肆京師㓙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為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譟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為太尉即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

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寛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卿為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滌僭嫚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

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蒙晁錯之誅顧不足覩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盩厔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徽戶部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

贈太師子光乂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

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欵則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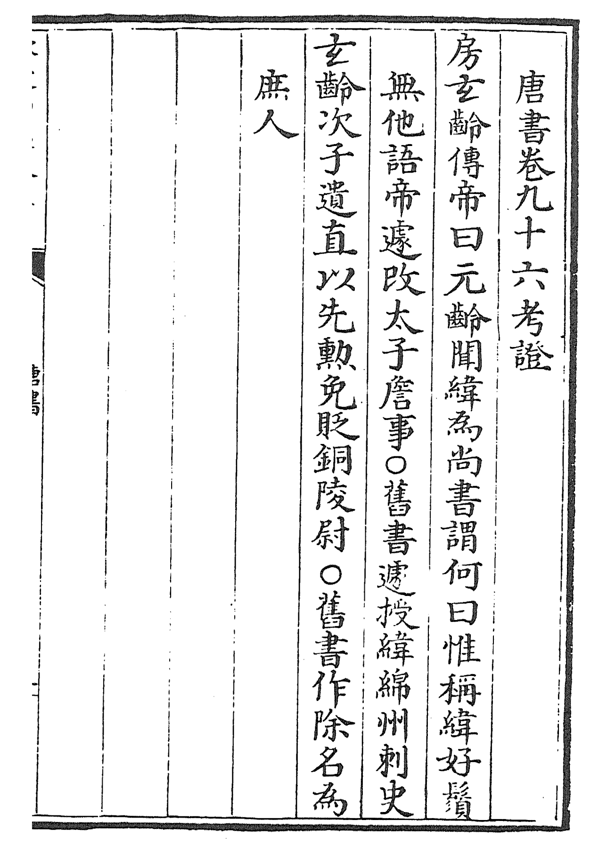
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

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

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

是哉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唐書卷九十六



唐書卷九十六考證

房玄齡傳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舊書遽授緯綿州刺史

玄齡次子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尉○舊書作除名爲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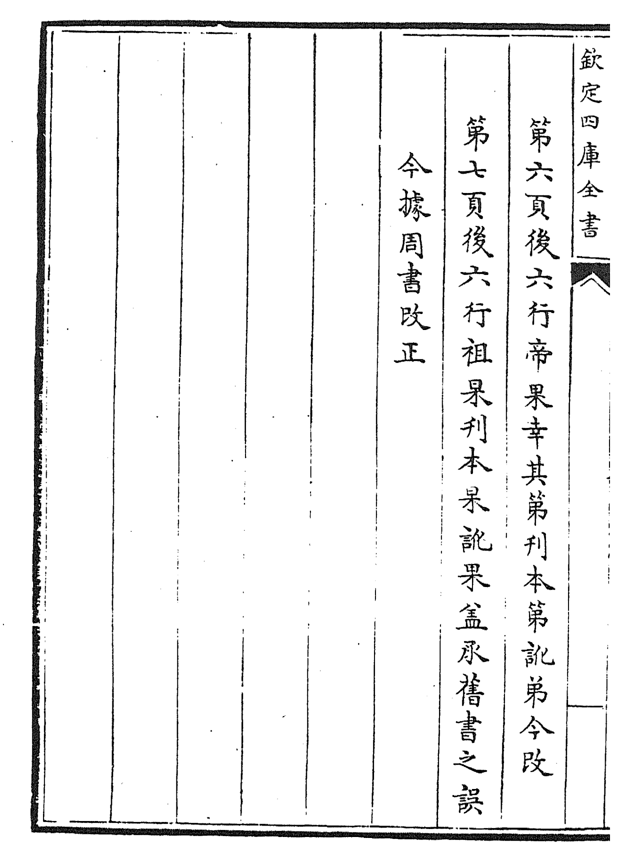
唐書卷九十六考證

謹案卷九十五第四頁前一行右膏粱刋本粱訛梁今改

第六頁後七行以示所承而代闕者刋本代闕訛闕闕據明監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敗之鉗川刋本川訛州據地理志改

卷九十六第二頁後五行進爵邢國公刋本邢訛邪據舊書改



第六頁後六行帝杲幸其第刋本第訛弟今改

第七頁後六行祖杲刋本杲訛果葢承舊書之誤今據周書改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九十七
　　　　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三十七 史部

唐書卷九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二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産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輙稱善既聞徵所為促

名之徵進十策説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鋭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乆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頲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乆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

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偽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閲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宫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使還帝悦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緼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彦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

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

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

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畀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馬則瀕塞州縣以之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之利若賔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

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為
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
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
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
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
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
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

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湋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

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
舍固請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宫人則不然
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
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
太子巢剌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
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
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别陳論
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

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十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冶鍛而為器人皆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卻愈幸乃拜特進知門

下省事諮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閤並同職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

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
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
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
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
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
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
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
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

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予項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

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戶口况今之百姓絜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强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

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泆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
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
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
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
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
有司得劾其偽將論死戴冑奏罪當徙執之四五然後
赦謂冑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
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

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讋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

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

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

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宕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彊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

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
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
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
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
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
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
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
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

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

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荅於是廢明德宫玄圃院賜遭水者宅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

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
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
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
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
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
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
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
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

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希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

為項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

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竝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可必信積

年之行不應頊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慠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

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内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繈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

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顔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黄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

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
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
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
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
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
未還又遣使齎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
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
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

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蕪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蕪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謇貴重無踰徵我遣傅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頼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令輟小殿材為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

宿其第動靜輙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屛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

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幨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户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内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稾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

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顔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

美其書錄寘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淩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娼之毀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孅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

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名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為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為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為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謩

謩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為長春宮巡

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為右拾
遺謩姿宇魁秀帝異之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
衙方厚貶溆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
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専殺不辜事跡暴章家人銜寃萬
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為屈法今又授刺
史復使治人紊憲章非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别
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
入宮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

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夲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後宫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麀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暮謩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埽於内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戸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

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為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
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
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敎坊有工善為新聲者詔授揚
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
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謩獨固諫不可工
降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吕令琛縱傔卒辱江陵令觀察
使韋長避不發移內樞密使言狀謩劾長任察廉知監
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

報俄為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

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且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蓍上言事係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蓍固讓不

見可乃拜始暮之進李珏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暮坐二人黨出為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權戚縮氣俄兼户部侍郎事暮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户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麤治惟東宫未立不早以正人傅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

嫡嗣未便驀（謩）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詹毗國獻象

謩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

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内恃憑藉人無敢言者謩奏徙

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

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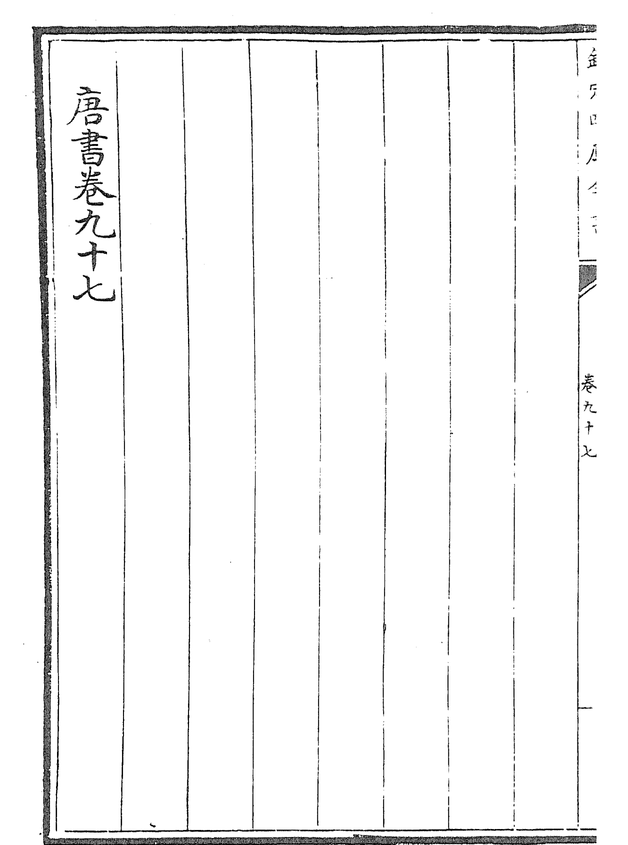
外慶免議者謂奴許主法不聽謩引律因爭卒論慶死

累遷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

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因久疾檢校

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暮謇爲宰相
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暮謇讜切無所回畏宣
宗嘗曰暮謇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
狐綯所忌讒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
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
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
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

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蹇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唐書卷九十七

唐書卷九十七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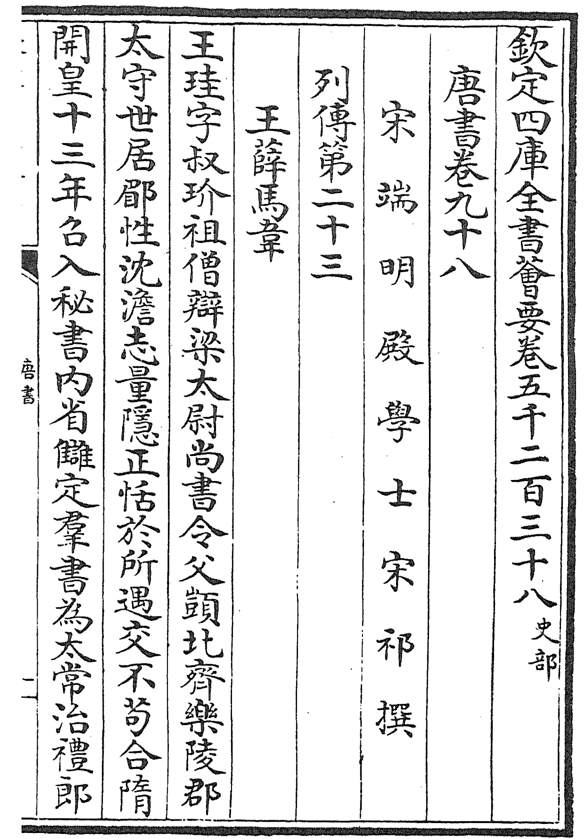
魏徵傳叔瑜豫州刺史○舊書至潞州刺史

徵五世孫謩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

○臣德潛按舊書本紀在十一年綱目十一年十二

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傳中十年誤

唐書卷九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三十八　史部

唐書卷九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薛馬韋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茍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内省讎定羣書爲太常治禮郎

李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
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
事建成為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
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
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
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内安朕雖不明
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
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

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温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

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彦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

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

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笲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之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苟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慍奉

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
之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為有司
所劾帝為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
隱居時與房𤣥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
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𤣥齡等過其家李闚
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敬
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壽旭
壽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

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道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

合吉授府主簿判陜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妝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妝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為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囙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

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
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嘆煬帝
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彫牆殷辛以亡土
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
而漢祚永後主曽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
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
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諌王止畋獵王答曰
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

四十鋋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懐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

葬昭陵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静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以母喪解奪服授黄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嶲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請坐貶簡州

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嶲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温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白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籍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内苑之地繚叢薄冒

翳薈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兎銜橜之變詎無可
虞又尸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
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
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
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名太子還東都帝疾劇
政出武后因陽瘖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
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歷中附會
張易之官正諫大夫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

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雖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雛武德中爲秘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爲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爲諫

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顓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晝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祚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

前罷為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每名入宫中與決事恩絶羣臣㝢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伯陽為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别食實封四百户稷死坐貶晋州員外别駕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𤣥宗恒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禄員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敎不治事

刺史達奚怒數答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
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
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
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
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問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
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
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
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

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

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
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
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
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
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凊
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
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
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

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絶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户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疆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

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
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
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
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
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
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
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阜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令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暨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

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恩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傜役相望兄去弟

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
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
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
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
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
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
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揺向使高
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

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
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獘
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
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宫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
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
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
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
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

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

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

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竝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

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别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

縣令爾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鋭動中事會裁

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蹔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為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嘆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

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宫求勝地為構第每詔尚書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為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

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
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沒儀令先是京師
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品官舊服
止黄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
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
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
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
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

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鋭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沖仕隋為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巂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黄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為卿地者

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顧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上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輙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

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
復為黄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
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
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
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湔拭用之周言挺很
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
挺才任麤使帝謂然挺父故為營州總管嘗經略高麗
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悦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

軍靡所仰食卿為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鋭士若馬各三百以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廐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若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廥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宅歲運何哉即詔繫時

令韋懷質馳案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即造船行粟綿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為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鬬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投繯死索橐中得挺書言所乇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

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壻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救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名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

知鎮守兵馬事名還遷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

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

無銓總才故朝野共嗤薄之俄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

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自安

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

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

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温古逗留又

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之乃旋師頓高

昌后大怒斬温古流待價繡州卒曽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

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為水陸

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

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

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

司奉焉後為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

勞勉憲宗時入為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

書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累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
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
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
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
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
人釋服為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為
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史論罪高宗方委任

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乙命布衣殯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夭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唐書卷九十八

謹案卷九十七第三頁後一行竫言庸違按今書

經靖作靜二字古通用

第六頁前八行徵愬請數却愈幸刋本幸訛牢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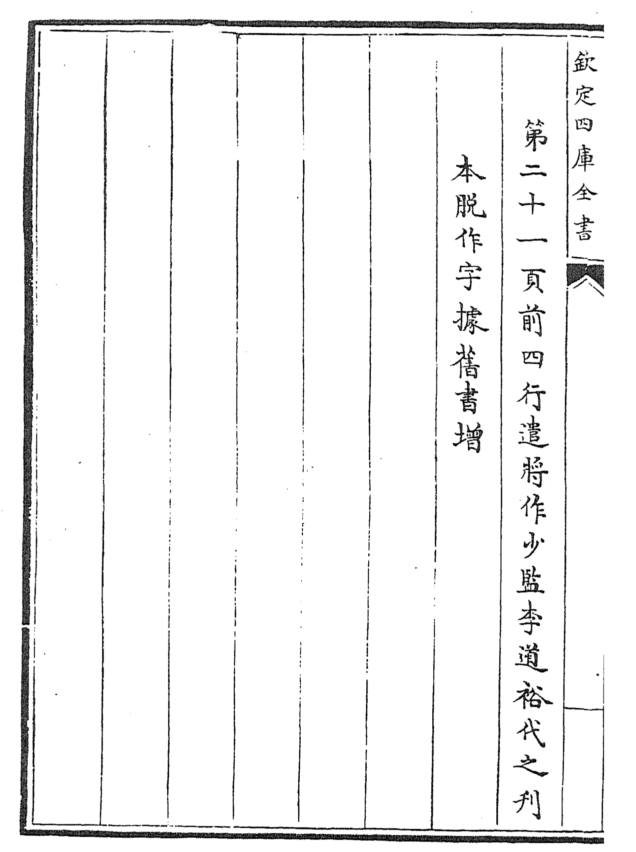
明監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况人主而自高下乎刋本乎作手

據明監本改

卷九十八第二十頁前七行周言挺才任麤使刋

本任訛仕據明監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四行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刋本脱作字據舊書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